

論語札記卷中

古虞朱亦棟

原名學

及門諸子校字

執鞭之士

鄭注執鞭賤職皇侃義疏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周禮有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趨而避行人若今卒避車之爲也則士字確有所指非泛言也

五十以學易

何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

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朱子集注劉聘君見
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
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
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
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誤
無疑也芹按五十二字斷非卒字之訛何注以知命之
年讀至命之書二語最爲透徹此平叔見道之言不當
以人廢也考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
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

彬彬矣此孔子贊易之年而非孔子學易之年也卽夫子之學易亦何待於五十其云五十以學易者謙不敢自居之辭正以見易道無窮非年高德劭默識心融未易學也五十而學則終身學可知矣豈必改五十作卒耶宋人說經每多杜撰而朱子亦輕信之誤矣第邢疏所云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案皇侃疏云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則邢疏非無本矣韓退之論語筆解亦云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

文莫

文莫句吾猶人也注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

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邢疏但猶如常人也

朱子集注莫疑詞則以文字句考楊升菴丹鉛錄晉書

書字疑衍欒肇論語駁案舊唐書經籍志論語駁三卷欒肇撰燕齊謂勉強爲

文莫芹按文莫卽黽勉之轉音猶黽勉之轉而爲密勿

也詩黽勉從事漢書引之作密勿從事密卽黽之入聲勿卽勉之入聲此

文與黽同音莫猶勿也故曰文莫卽黽勉黽勉卽密勿

也考說文解字悉疆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悉讀

若旻武巾切。慙勉也。从心，莫聲。莫，故切。

芹

按說文二字

相連正是論語文莫之意。樂肇以勉強解文莫，蓋本於此。又楊子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相勉謂之侔，莫義亦正同。又此章所云文莫，卽下章所云爲不厭誨不倦是也。此章所云躬行君子，卽下章所云聖仁是也。上下兩章義本一貫，則文莫之爲黽勉也無疑矣。

此與聽訟句同人特忽焉

不察耳

三以天下讓

鄭元注云：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

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玉歿而不
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

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程明道曰三讓者不立一
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義俱未的集注三讓謂固遜也
取義於古人一辭爲禮讓再辭爲固讓三辭爲終讓則
三字竟作通套語矣

芹

按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

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位於季歷以
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玉薨而季歷立一讓也
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

三讓也按此主讓周說其義最爲明順當從之

直而無禮則絞

馬注絞絞刺也朱子集注絞急切也考韓詩外傳傳曰
堂衣若叩孔子之門曰邱在乎邱在乎子貢應之曰君
子尊賢而容衆喜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所不欲勿
施于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日子何年少言之
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
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指孔子之
力今徒翼耳指子貢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此絞

字之義也

有婦人焉

劉氏七經小傳舊說婦人卽文母予謂子無臣母之理

或云古文無臣字

音義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

如此則不成文按武

王卽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義推之此亂臣

蓋邑姜必非文母也武王使九人者治外而邑姜治內

故得以同之亂臣

芹

按任鈞臺以婦人爲殷人之訛殷

人謂膠鬲也其說甚新蓋本之路史

達巷黨人

鄭注達巷者黨名也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
一名而已初不詳其姓氏考漢書董仲舒傳臣聞良玉
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
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不知其何所据又秦策甘羅曰項橐
生七歲而爲孔子師鮑注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
則更無稽矣淮南子云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
聽其言也稽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
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見李善文選注

子畏於匡

朱子集注匡地名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衛將適陳
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
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
孔子則匡地在陳衛之間矣毛西河四書賸言按春秋
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其令皆
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城適缺虎與僕顏
尅就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也則匡是鄭邑此
明白據者杜注匡鄭地惜漢後儒者皆不考也芹按毛氏此
條真是千古隻眼考左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

田於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卽其地也又文元年衛
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閭
百詩四書釋地乃云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
十五里有匡城疎矣

史記世家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於是遂止孔子拘焉五
日則以畏作拘解此史遷謬也皇侃疏云心服曰畏匡
宋地名也於是匡人誤以兵圍孔子故孔子同物畏之
孫綽云畏匡之說皆衆家之言而不釋畏名解書之理
爲漫夫體神幾元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太山豈

有畏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卽以物
畏爲畏也殊欠明白朱子集注畏者有戒心之謂最爲
近理若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人或時以

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孔疏孔
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鼻辭遜禮論語注云
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鬥以媚
悅之也則以微服過宋合畏匡爲一事更不可解矣

芹

案家語困誓篇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
奪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

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

歌不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則以匡爲宋地然

其說非也

荀子賦篇比于見劊孔子拘匡則亦以畏作拘解

太宰

孔注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邢疏鄭云是吳太宰嚭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於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吳太宰嚭也考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則此疑吳太宰也又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

子曰邱聖者與孔子曰聖則邱何敢然則邱博學多識者也則此疑宋太宰也鄭注專指宰嚭未的

固天縱之句將聖又多能也

集注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詞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
事故言又以兼之芹按此當以之字句太宰之意合聖
與多能而言子貢之意分聖與多能而言將字又字神
情婉肖正合朱子所云若以將聖爲句將字曲費周旋
反不若以將字作大字解者爲直捷矣

九夷

馬融注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按後漢書東夷列傳王制

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

見風

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也

見山海經

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

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論語識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苗而不秀章

孔注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邢疏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考揚子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

李軌

注云仲尼悼顏回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

秀之喻文心雕龍苗而不秀千古斯慟梁書徐勉傳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皆以此章爲痛惜顏子而發

芹

案此章乃夫子惡莠之詞謂夫實發實秀實穎實粟苗則未有不秀秀則未有不實者苗而不秀秀而不實非苗也其莠也故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此語極有涵蓄以之喻人亦可以之喻學亦可而以喻顏子之夭折則非矣考國語馬飭不過稂莠

韋注莠草

似稷而無實

陸機毛詩疏稂童粟禾秀爲穗而不成崩嶷然

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案爾雅釋草
皇守田郭注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一名
守氣似與稂異据此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非莠而何
孟子云孔子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正指此兩
句而言不必作別解也爾雅翼以稂爲狼尾草莠爲狗
尾草未知是否又揚雄別傳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
而聰慧雄擬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
荷戟入榛九齡而與我元文蓋指此也常璩華陽國志
文學神童揚烏雄子七歲預父元文九歲卒